

本埠生活录

夜戏

◆ 石磊

丹麦喜剧大师保罗·纳尼来上海登台,演他的拿手好戏《天外飞鸿》,是一种肢体剧,通俗一点讲,就是哑剧,这种另类小戏,几年也难得看到一回。开演之前一个礼拜,顶着阴霾,匆匆跑去兰心大戏院买票,售票小姐亲切告诉我,连最便宜的戏票,都还没有卖完,你要不要啊。我的心亦沉亦冷,垂首沉吟千秒,付钱抱着票子走回家,一路唏嘘个不停,想想这种事情,亦不是我在沙发上唏嘘,就会有解的,无奈放下。

开戏当晚,阴冷个半死,戏伴真真知己,穿件齐膝长袄,横跨半个上海,不辞山长水远,早早站在兰心大堂等我。问伊晚饭是不是吃了,答是长乐路上匆匆吃了一碗难吃至死的馄饨垫饥。可怜兰心,大堂里服务人员比观众还多。这么好的戏,卖这么惨淡啊?如此跟服务小姐抱怨,年轻的小姐穿着笔挺的呢大衣,朝我微笑耸肩,表示这种事情,darling啊,岂是我们管得着的。然后亲切请我们今晚随便坐就好了。因为观众太过寥寥,兰心的衣帽寄存,冷冷清清地,根本就没有开张。戏伴拎着一捆紫皮枫斗给我,我呢,拎着两只白天刚在朱家角买的新鲜肉粽给戏伴,结果,我们两个面面相觑,只好默默拎着枫斗和肉

粽,心情复杂地蹒跚步入戏院。

戏院里,终究是女客为多……戏呢,真是功夫戏,全部功夫,统统在保罗老头子一个人的肉身。空荡荡的舞台,布景灯光道具服装,一概极简,宜家算花团锦簇繁复至极的,保罗老头子自己背个双肩包就可以一网打尽。故事亦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喝点小酒,写封家信,贴上邮票,才回味过来,啧啧,写信的笔,好像有问题,没有墨水还是怎么的,根本就是没写下字迹啊,格么,就是白纸一笺,只字没有,天外来书了。哦哦,我的天啊,自我颠覆一个……如此这般,简白到一分钟可以讲三遍的故事,哼哼,保罗老头子铁了心耍炫技,用15种方式呈现给你看。分别是惊奇版,懒惰版,粗俗版,醉鬼版,一心二用版,梦境版,西部牛仔版,恐怖版,无声电影版,马戏团版,没有双手版,等等,15遍反反复复密集看下来,非但不觉得枯燥啰嗦句句重复,而且一遍比一遍扎实,一次比一次爆笑如雷,密密麻麻的细节前赴后继,一气呵成绝无踏空,舞台节奏之佳,保罗控制之无痕,都让人口服心服。整台戏,仿佛咀嚼风干牛肉,有劲道,极浓郁,让正常的日常,显得苍白,可耻,味同嚼蜡。

岭南插花记

姚黄魏紫山寨版

◆ 黄爱东西

应该是从小觉得姚黄魏紫这词特别妖娆,“姚黄魏紫开次第”,想象中是鹅黄明黄搭深或浅的紫色,很醒目,是以一眼就记住。

想当然是不对的,后来知道了:姚黄,千叶黄花牡丹,出于姚氏民家;魏紫,千叶肉红牡丹,出于魏仁浦家。魏仁浦,五代后周至北宋初年宰相。

看看地图上几个牡丹产地的位置,就知道这对于岭南来说,是北方的花。

原为陕、川、鲁、豫以及西藏、云南等一带山区的野生灌木,比较早成规模的产区大概是山东菏泽。山东真是个种花自带开挂系统的神奇地区,那里的平阴玫瑰也很出名。

到隋炀帝时,“昭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今河南洛阳)”;及至唐代,有人说李太白著名的三首《清平调》,“春风拂槛露华浓”,夸的是好几款牡丹,借着牡丹含蓄地夸杨玉环。这有点硬是要说含蓄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很直白了。

刘禹锡的《赏牡丹》比较没劲,但还是名句:“庭前芍药妖无格,池

上芙蓉静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非得借贬彼来褒此,您倒是至于嘛。

倒是牡丹江市没牡丹,算是个小小的梗,因为原名“穆丹乌拉”,由满语而来。穆丹,在满语中的意思是弯曲,穆丹乌拉就是弯曲的江。

牡丹和芍药,称花中之王和花中宰相。可是牡丹也是芍药科芍药属的啊。问了植物专业的同学,给出的说法是,这花王和花相,差别是牡丹是木本,小灌木,长起来硬挺,芍药是草本,开大发了没筋骨。

岭南种不了牡丹,花市卖的牡丹都是北方物流过来。芍药也种不了,这边盛夏地面温度能煎鸡蛋,再下几瓢雨,芍药的块茎根直接就熟了吧。这种天气,酷似粤菜的一种做法,叫做煎焗。

所以在岭南,牡丹都开在墙上,旧俗喜欢在客厅挂幅花开富贵图,那花就是牡丹。有人数着画上的牡丹有几朵付钱买画,画上有鱼的也贵些,谐音富贵有余。

某段时日的旧式小店铺,食肆居多,迎面的大镜子上也蚀出同样图案,闪光的镜面,磨砂的图案,配着半截贴着廉价瓷片的墙面和不甚干净的地面,看着凉凉的,镜子里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又一晃

就过去了。还看见过这种镜子挂在五金店里,映着型号各异的螺丝钉和水管,奇形怪状的金属边角料,油渍了的千斤顶,真是冷硬中的一片冰心。

“姚黄魏紫向谁论,郁李樱桃也没些。却是南中春色别,满城都是木棉花。”这一看就是从北方到岭南之后的抒情,清代赵翼的《檀桥席上赋红牡丹》,说木棉花当得上是南方版的红牡丹。

木棉可是大乔木,寻常人家院子里种这个未免太壮烈了些……

我打着小算盘,种了一堆巴西野牡丹,野牡丹科光荣树属的。和牡丹身后的芍药家族没啥关系。巴西野牡丹不怕热,开起花来深紫色,一株株满花满朵,一年里最多只歇两个月。

唯一缺点是看着好看,却不上镜,怎么拍都显单薄,有点丫鬟相。

放在阳台养也热闹,要大太阳,要给肥。

紫色成那样,和软枝黄蝉花搭着种成篱笆就是紫色搭黄色。软枝黄蝉花期也长,就是没啥仪态,茂盛之时简直是表演各种四仰八叉,不给个栏杆靠着完全不成体统。

这算是我在岭南弄出来的姚黄魏紫山寨版。

西南的琐事尘语

红叶之泣

◆ 浩尘

《源氏物语》关于“青海波之舞”的那段文字,从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抄录,后来反复又抄录过好几遍,从美学意义上于我有深远的影响。我有一本书取名为《美得不寒而栗》,就是出典于这段文字:

“高高的红叶林荫下,四十名乐人绕成圆阵。嘹亮的笛声响彻云霄,美不可言。和着松风之声,宛如深山中狂飙的咆哮。红叶缤纷,随风飞舞。《青海波》舞人源氏中将的辉煌姿态出现于其间,美丽之极,令人惊悚!插在源氏中将冠上的红叶,尽行散落了,仿佛是比不过源氏中将的美貌而退避三舍的。左大将便在御前庭中采些菊花,替他插在冠上。其时日色渐暮,天公仿佛体会人意,洒下一阵极细的微雨来。源氏中将的秀丽的姿态中,添了经霜增艳的各色菊花的美饰,今天大显身手,于舞罢退出时重又折

回,另演新姿,使观者感动得不寒而栗,几疑此非人间现象。”(丰子恺译本)

2016年12月,我和几位女友一起去了京都,我们将这个小组组合自命为“京都红叶赏”。在京都的那些天,在初冬清艳的蓝天和绚烂的阳光之中,红叶随处奔扑入眼,联想到这是光源氏出入流连的场所,多年来攻读《源氏物语》的那些绵密的细节汇成一片回忆的织锦,兜头罩下,让我整个人陷入了一种恍惚的境界。虽说他是小说中的人物,但现实和虚构的壁垒在此全然无碍。按说可以进退自如,其实,完全不能自如,进入之迅捷令我惊讶,退出之艰难令我更是难堪。

特别是在龙安寺的林子里。在辉煌且柔和的冬日阳光中,大片的红叶和绿叶,还有些许的绿叶,各自发出玉润的光芒,交织缠

绕,静默迫人。偶尔有风,红叶随之飘飞,翩然落下。我抬头仰望良久。当晚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在龙安寺仰拍红叶的照片后,说那時候想起《源氏物语》中“红叶贺”的这一段文字,“绚丽如彼,璀璨如此,令人晕眩欲泣。”

我是不好意思说,事实上,当时我的眼泪直接冲出了眼眶,啜泣随之而来。我赶紧走到一边,在无人处,用力深呼吸,让自己平复下来。这个时刻,我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这么强烈和唐突的情感,我能怎么解释?

那几分钟,近乎于崩溃的状态。面对自然的美,愉悦和惊喜当然是经常体验的,狂喜得嗷嗷乱叫的时候也是有过的,但哭泣(不仅是流泪,而是哭泣),是第一次。为此,我有点羞愧,但同时也点喜悦。

在美这个问题上,如何迎接侵袭但阻止耽溺,从来就是一个重大的任务。三岛由纪夫说,“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美。”这是一句谏语,作用于所有同质的人。



斯里兰卡名胜狮子岩

杨秉辉画

斯里兰卡为印度半岛东南部印度洋中的岛国。其中部斯基里亚地方有巨岩峰高200余米,横亘平地之上,状若巨狮伏地,故名。公元477年皇子迦叶波弑父篡位,迁都于斯基里亚,并在岩上建皇宫。18年后败亡,皇宫亦逐步废圮。岩上留有当年壁画20余幅,至今鲜艳,1982年被列为“世界遗产”。狮子岩为斯里兰卡著名旅游胜地,有“(澳大利亚)艾尔斯岩加(柬埔寨)吴哥窟”之誉。

夜航船话语

遭遇假画

◆ 郁俊

朱新建有很多很多很多粉丝,很多。所以也会有很多很多谤毁他的人,但在我的视野里,还是粉丝多。粉丝多,买卖就会又多又快,他老先生本人,当然已经到了天上,和卷帘大将喝着桂花酒下围棋去了,你摸一把嫦娥,我也摸一把。但是买卖还在继续,那么几乎是每天,都有人拿着画来问,郁老师这个真的假的?我一概说,不知道。

我不知道。记住,谁跟你说,这个画郁俊说了是真的,千万别相信。

不过有一些画,令人发指的……假。虽然我还是笑嘻嘻地说我不知道,但是个人认为,造出这样的假来,不仅仅是对朱新建,也是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巨大蔑视。所以我写一篇指南给广大造假从业人员,希望你们能尽快提高水准,早日脱贫

致富。你要是画的跟老朱有三分接近,还怕没饭吃?

指南如下。第一,你知道江苏苏北有一个地方叫大丰么?你住过去,对你先住过去,那里不是北上广,定居不难,生活成本也不高,对吧,你住过去,租个房子,找个工作,先稳定下来。

然后你找个姑娘,找姑娘我就不教你了,真的,这个你要自己修炼。找个姑娘,努力让她给你生个孩子。或者就领养一个孩子,大丰本地人就行,男女倒是无所谓。

最后,关键一步来了,听好了啊,“诀窍”都在这里,你带着个孩子去派出所,死气白赖,一定要给孩子改名,叫朱新建。

好了我的指南快写完了,然后你就让孩子给你画画吧,你将拥有源源不断、无穷无尽的大丰朱新建的真迹。

诗歌口香糖

无题(453) ◆ 严力

- 很多人都想过 在点击率最高的地方 反方向就业 只是反方向没人给你发工资 我没想过到米其林餐厅 去预定当代食欲的席位 这也是我想法中的星级想法 乐不思蜀的地球 太阳和月亮的陪伴下 不知还要娱乐多久? 这个问题也乐不思蜀地 不求回答 老年就是盼望着 拄着拐杖的乐趣 也能及时升级

繁华与寂寞

回到家乡

◆ 赵波

今年我又要推一本新书叫——《飞到世界的另一边》。

我出生在江南,常州这个小城。这个地方不大,看上去不起眼的城市,历史上走出过很多很多现在依然叫得出名字响当当的文化名人。赵翼,史良,洪深,瞿秋白,刘半农,刘海粟,吕思勉,周旋,陆小曼,周有光。

从小我就行走在青果巷牌楼弄十子街等有着这些名人故居的江南巷弄中,去上学,或者放学回家。江南的往事如同经常会上起的毛毛细雨,如烟似雾,让人惆怅或者向往。

我在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独自远行离家去了深圳。

后来,又去上海读书……台湾出了一个有名的诗人余光中,他最被人称颂的诗就是《乡愁》。我少年时会背他这首诗,但是却很晚才明白原来他诗中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常州,余诗人小时候和外婆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他的外婆就住在常州的漕桥。

另外一位很早在北京人民日报任职的常州诗人屠岸老先生,人在北京但经常回老家来看看,有一年在左岸公社认识了我的干女儿可可,六岁的小女孩给老人家跳了一只舞。屠岸太喜欢了,回到北京还念念不忘,特意写了一封信信中还附上一首诗寄过来,送给可可。

在北京的常州文化人的群,大概有三四十位在京城各种媒体和机关的常州籍人士……尽管有的人少小离家很多口音已经找不回来,可是互相说起依然感到亲切,江南真的出才子佳人,气韵生动。

我还有一位老乡作家人叫高晓声。他在南京生活过许多年。他最著名的代表作《陈焕生进城》等作品里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加进了很多常州特色的方言写作。口语,不是常州人估计会读得有点晕头转向,苏常地区的人看了会心一笑。

我现在很多时间居住在南京,选择南京的很大理由就是离常州近,这里毕竟是属于自己从小呆惯了的一方水土之上。